

一幅画卷

展现汉史各色人物成败

一部宝典

揭示如何赢得尊严

FEI JIANG BEI 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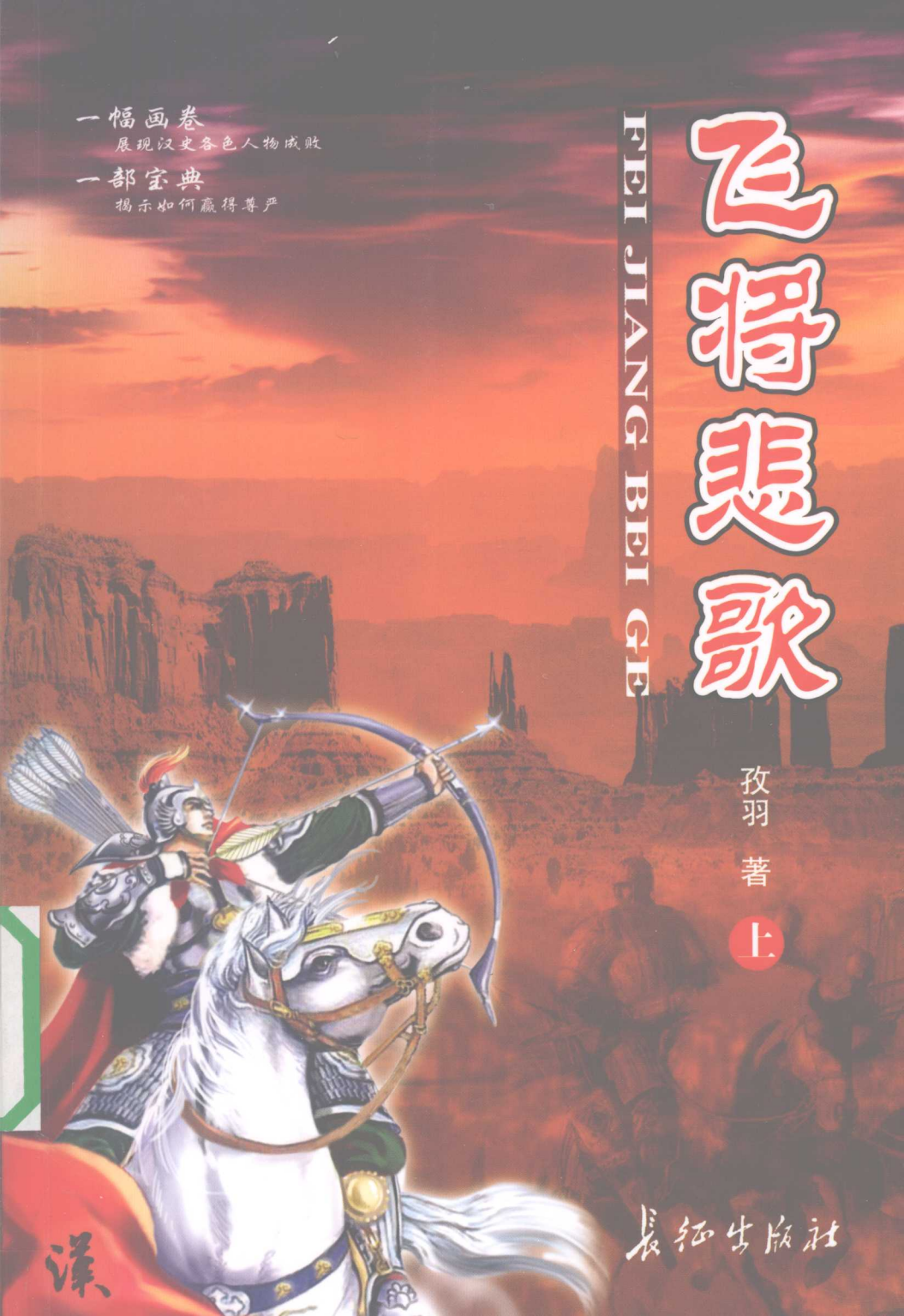
飞将悲歌

孜羽 著

上

长征出版社

漢



飞将悲歌

牧羽

著

上



长征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飞将悲歌 / 孜羽著. - 北京: 长征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 - 7 - 80204 - 479 - 1

I. 飞… II. 孜… III. 历史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9162 号

书 名: 飞将悲歌

著 者: 孜 羽

责任编辑: 许碧娟

封面设计: 博轩嘉美

排 版: 何 芳

出版发行: 长征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 邮编: 100832

电 话: (010) 6858678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防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30 1/32

字 数: 560 千字

印 张: 19.75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80 元(上、下册)

ISBN 978 - 7 - 80204 - 479 - 1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 第 一 回 遭仇杀父叔皆归命 顺流漂兄弟寄篱下 (1)
- 第 二 回 离慈母二子赴侯门 猎蓝田李广得大黄 (9)
- 第 三 回 两无猜当头遭棒喝 空有志扶犁务农时 (17)
- 第 四 回 文帝兴师分兵遣将 兄弟从军斩将驱敌 (26)
- 第 五 回 入郎署无意惹凶徒 护圣驾只身毙猛虎 (35)
- 第 六 回 叹英雄二臣拂圣意 交同游众郎闹花楼 (44)
- 第 七 回 献妖言方士得专宠 伺奸情丞相遣精兵 (54)
- 第 八 回 查罪证夜探五帝庙 巧应变兄弟再追踪 (64)
- 第 九 回 金銮殿围剿新垣平 郎中府贿赂老将军 (74)
- 第 十 回 未央宫试探皇太子 太子府误杀吴世子 (84)
- 第 十 一 回 奔母丧李广救陇西 查警备文帝巡三营 (94)
- 第 十 二 回 醉花楼李蔡藏美人 太子宫周仁窥淫情 (105)
- 第 十 三 回 受惊吓太子思李广 趁国丧晁错劾诸侯 (116)
- 第 十 四 回 主首谋刘濞起叛兵 发汉军李广任骁骑 (127)
- 第 十 五 回 周亚夫抗旨自行军 李将军箭射洛阳侠 (138)
- 第 十 六 回 景帝设计夷族晁错 李广飞马解围睢阳 (149)



- 第十七回 战下邑灌氏扬威名 卧军帐太尉应夜袭 (160)
- 第十八回 灭吴楚景帝颁重赏 回长安李广获大罪 (171)
- 第十九回 徙上谷军民同备战 守边关番国始闻名 (182)
- 第二十回 遭重创八大王乞降 受贿赂典属国献谄 (193)
- 第二十一回 守上郡智勇退敌兵 诉苦衷决意除郅都 (204)
- 第二十二回 害丞相景帝换朝臣 保北疆李广扑烽火 (214)
- 第二十三回 战西羌汉军屡受挫 继大统武帝广招贤 (225)
- 第二十四回 尚无为窦太后干政 求高官韩安国行贿 (236)
- 第二十五回 弃昭阳后宫变男色 还霸上平阳遇子夫 (247)
- 第二十六回 得专宠卫氏聚建章 赚羌首李广任卫尉 (258)
- 第二十七回 恨子夫皇后掳卫青 诱单于武帝遣汉军 (269)
- 第二十八回 纵单于王恢领死罪 受贿赂田蚡请开恩 (281)
- 第二十九回 争义气治罪灌仲孺 求人情难倒李将军 (292)
- 第三十回 着魔症田丞相毙命 击匈奴李将军遭擒 (303)
- 第三十一回 救父难李当户丧命 居蓝田前将军受辱 (315)
- 第三十二回 杀恶尉飞将传威名 除虎患白羽没石棱 (327)
- 第三十三回 投卫青李蔡留朝廷 听规劝李椒赴代郡 (337)
- 第三十四回 出高阙卫青受大封 回朝廷李广任郎令 (347)
- 第三十五回 战代郡李椒袭敌营 出定襄卫青失两将 (358)
- 第三十六回 李蔡献策卖官鬻爵 骠骑虐士得幸立功 (369)
- 第三十七回 夸豪言去病再出师 争领军卫青受冷落 (381)
- 第三十八回 扫河西公孙敖失道 战乌维飞将军受困 (392)
- 第三十九回 回长安谗言污飞将 收降王武帝忌汲黯 (402)
- 第四十回 猎甘泉飞将军擒马 献才艺李夫人得幸 (413)
- 第四十一回 战乌维李敢救骠骑 俘稠雕武帝遣卫青 (424)



- 第四十二回 出定襄李广遇故人 调军阵卫青有私心 (435)
- 第四十三回 走单于卫青推责任 失东道李广担全罪 (445)
- 第四十四回 遮丑事奸人杀无辜 报兄仇李蔡用险招 (457)
- 第四十五回 李蔡修墓急功近利 卫青娶亲焦头烂额 (469)
- 第四十六回 查凶手义纵捕李蔡 猎甘泉骠骑射李敢 (482)
- 第四十七回 祭阳陵李媯遇太子 游上林李禹入虎圈 (493)
- 第四十八回 索宝马李广利溃军 逞意气汉武帝遣将 (508)
- 第四十九回 战浚稽赵破奴被俘 拔大宛李广利班师 (522)
- 第五十回 别张掖苏武使匈奴 奏武台李陵出居延 (536)
- 第五十一回 火牛冲阵冲破敌围 鸟云山兵吓阻单于 (547)
- 第五十二回 李仲卿兵败投匈奴 赵充国求援赴长安 (560)
- 第五十三回 救二师赵充国扬名 评李陵司马迁盛言 (575)
- 第五十四回 闻噩耗李陵绝归心 伐匈奴二师有小胜 (586)
- 第五十五回 分汉军李陵阻二师 生瑕隙众将起内讧 (596)
- 第五十六回 退汉军卫律杀二师 别苏武李陵放悲歌 (607)

第一回

遭仇杀父叔皆归命 顺流漂兄弟寄篙下

汉文帝三年五月仲夜，陇西郡成纪县李家庄灯火已熄。月亮躲进厚厚的云层，不敢露脸。星光微黯，偶有猫头鹰的几声长啼穿过树隙。整个村落笼罩着一团阴郁沉闷的湿气。突然，村头的几只狗狂吠不止。只见通往村外的大路上有二十多人飞马奔来。这些人背插刀剑，斜挎弯弓，直冲进村内一处大宅墙下。

这大宅内住着两户人家，乃秦时名将李信后裔。当年秦灭六国时，李信还是一名青年壮士。秦始皇极赏爱李信之忠勇贤达，遂派李信与蒙恬领兵二十万伐楚，蒙恬围困寝丘城，一时不陷。李信攻平与，取郢城，陷郢城，后领兵向西与蒙恬会师于城父。此时楚军伺机整合，集中兵力大破李信所部。秦始皇并未加罪李信，而是继续重用。后荆轲刺秦，秦始皇自然怒不可遏，急诏大将王翦与李信率师十万于十个月内踏平蓟城。燕王喜、太子丹率部向辽东逃跑。李信奉命领兵数千追击燕军，于衍水河畔将燕王围住。燕王喜为求自保便听信代王嘉的计策杀死太子丹，将其首级献于李信。后李信与王翦之子王贲合力平定了燕齐余郡。太子丹生前广结壮士英豪，颇有贤名，因此燕国士大夫皆以李信为仇。待秦灭而李信年老，便归乡槐里，之后不断有燕人寻仇，无奈之下举家迁徙避仇，辗转隐忍，直至陇西成纪县才安顿下来，遂建李家庄。二代以后，其孙李伯君生子李广；李仲君生子李蔡。李氏兄弟三十多岁，为人仗义厚道，为村民所敬仰，但因数十年无人再扰，因而就放松



了警惕，未料到今夜大祸临头。

那二十余名黑衣人驰至宅下，有的飞身跃翻过大墙，有的撞门，里应外合，霎时冲进了院内。此时李伯君、李仲君已知道是仇家来袭，便跃至院中带领十几名家丁仆人迎战。双方顿时绞战在一起，但见兵刃相击火星四射，血肉横飞叫声惨烈。已有几家家丁倒在血泊之中。也不知何人将南墙角的柴房点着，火势甚猛。借着火光，李伯君等人才看明白，原来寻仇的是几个汉人与十几名匈奴人。李伯君边抵挡边向李仲君喊道：“兄弟，快带夫人、孩子跑——”李仲君说：“大哥，待杀退这些贼人再说。”李伯君说：“不行，保住李氏血脉要紧，快走！”李仲君无奈，抖擞精神砍倒两名匈奴人后冲向西北角的夹道处。此时大嫂李氏抱着李广，二夫人王氏抱着李蔡。这两个五岁的孩子瞪着惊恐的眼睛看着匈奴人面目狰狞地和父亲厮杀，十分害怕。此时李仲君杀出包围来到二位夫人面前，说到：“跟我来！”遂带着他们转向后院。敌人见机紧追过来，李伯君率人退守住夹道口，挥剑砍倒两名汉人，有的贼人已跃至房顶，准备强行越过。李伯君的家丁举弓将其射下。敌人一时难以突破。

且说李仲君带着夫人孩子穿出后院钻小巷逃出村子后跑入一片小树林，又披荆斩棘钻入芦苇荡，五个人气喘吁吁一直来到河边。此时天已放亮。再回头望自己家的方向浓烟滚滚，喊杀声渐息。大家都知道家里人已经凶多吉少了。李仲君再看看嫂子、夫人还有两个孩子都蓬头垢面，衣衫破乱，不禁悲从中来，刚抹了把眼泪，但见村头尘烟骤起，那群强盗正向河边寻来。李仲君赶紧看河上是否有船。真是老天有眼，但见河中有一渔夫正在赶早撒网。李仲君赶紧叫道：“老伯快些来！”那渔翁赶紧收网，朝这边划船过来。此时几名黑衣大汉和匈奴强盗已经迫近。李仲君将嫂夫人先扶上了船，并与王氏将两个孩子递上船。此时匈奴人拉开弓射向王氏。那王氏惨叫一声落入水中。李仲君用脚使劲蹬了一下船头，帮渔翁撑开船只向河中划去，然后不顾李氏和两个孩子在船上叫喊便朝那些强盗扑去，一是为了挡住敌人，为母子争



取时间；二是怕敌人放箭。

李氏左手揽着李广，右手揽着李蔡，眼睁睁看着那群人骑马围住李仲君。李仲君陷入敌阵奋力扑杀，怎奈好汉难敌四手，几次想反击都被敌人砍倒。刀起处血浆飞迸，阳光与血光同射。两个孩子都惊得目瞪口呆，他们还不知是燕人带着匈奴人来寻仇，只是那匈奴人的狰狞面孔已深深印在了他们的心中。他们已经忘记了叫喊，忘记了恐惧，内心随着在李仲君身上的每一刀都在抽搐，直到视线已够不着岸边的情景，二人才缓过神来，再看母亲已经晕倒在船头。老艄公也才定了定神，停下手中的橹，单腿跪下将李氏的头托起，并吩咐李广道：“孩子，快去舱内拿水来。”李广将水壶拿过来喂了母亲几口水。李氏才苏醒过来。老艄公问道：“请问夫人要到哪里去？”李氏道：“请问老人家，这里是什么地方？”老艄公道：“此时我们已经离开李村河到了渭水河，不知夫人要投靠哪里？”李氏道：“妾一妇道人家从未出过远门，今遭劫难，家是回不去了，可也无亲可投，只求老人家顺水而下，离此越远越好。”那老艄公道：“如今匈奴犯境，颖阴侯灌婴率八万车骑在北平寇，战事甚紧，你母子三人还是到中原谋生吧。”李母道：“如此多谢老人家，只是奴家出逃慌张，只怕船租不够。”老艄公道：“我也用不得多少银两，能吃口饭就可以了，况且我这几日是回不得家中了，以防那班贼人认出我来，还是再过些日子再回乡吧。”李广与李蔡道：“爷爷，我俩帮您划船吧，好省您些力气。”李氏道：“敢问老人家贵姓？”那老艄公道：“哈哈，我姓渔。”李蔡道：“那今后我们就叫你渔爷爷啦！”老艄公点头道：“嗯，这孩子真是聪明伶俐，哈哈——”

一路无话，这一日小船驶近一城郊。但见水草丰茂，村郭密匝。人们脸上一派安详怡然，男人赶牛犁地，妇女河畔浣洗，牧牛声、洗衣声、孩童追嬉声不绝于耳。老艄公把船靠岸，向李氏道：“我们都下船吧，到岸上买些干粮果什，再打听一下这是个什么地方。”老艄公将船系在石墩上刚下船，就听李蔡道：“渔爷爷，这里有块木牌。”李广道：“上面写着什么河？”老艄公看了一眼，道：“是颖水河。”李蔡道：“想必这条河



就叫颖水河了？”老艄公道：“对！”李广、李蔡二人用一支木棍子抬着一篓鱼随大人往镇上走去。老艄公拦住一老者问道：“打扰了，老哥哥，请问这里是什么地方？”那老者道：“此乃颖川郡颖阳县灌家庄。”李氏问道：“那这庄主也该姓灌了？”那老者道：“对，原本这村镇唤做张家庄，后来庄主张孟随颖阴侯征战有功，备受宠爱，也就随了灌姓，因而也就叫灌家庄了。”那老艄公问：“镇内可有集市？”老者道：“有，镇内大街便是集市。”一行四人谢过老者继续往镇内走去，越走人越多，街面越觉繁华，店铺相邻，人声渐器。

他们来到一家饭馆门前，老艄公问店小二是否要买鱼，店小二问多少钱。双方讨价还价时，李广、李蔡站在母亲身后等着谈好价后卖鱼。突然人群中跑出一个与李广、李蔡年龄相仿的男孩将李广撞倒。一篓鱼撒在地上。那少年长得粗大结实，穿绸裹缎，前发齐眉，后用金丝绸带束住，一看便知是个富家子弟。见有人挡了他的去路十分暴怒，一边用脚踩地上的鱼，一边用手揪扯李广。李蔡一见急忙从后面抱住那少年。那少年用手使劲掰李蔡的手指。老艄公和李氏急忙叫李蔡松手。此时李广从地上爬起叫道：“弟弟，松开手，我不怕他。”李蔡便松了手，闪在一旁。那少年拉开架势扑向李广，李广一闪身用手一推，将那少年摔倒在地。这时有两个家丁从后面跑过来一看少爷被摔倒在地，便骂道：“哪里来的野种，你不想活了，敢打我家少爷。”那少年从地上爬起来后又扑向李广。两个家丁一看怕少爷吃亏，便拦住了他。老艄公与李氏也十分害怕，知道对方是惹不得的人物，忙向那少年与家丁道歉。可是两个家丁不依不饶，揪住老艄公叫道：“走，到我庄家家中，听庄主发落。”那个道：“哼，你们把少爷打成这样，我们也无法交代，走。”众村民不敢劝那两个家丁，只好劝他们跟着那两个家丁去。李广、李蔡虽是愤怒不已，但无可奈何只好随老艄公和母亲跟着那两个家丁去他们府上。两个家丁一路骂骂咧咧，连推带搡，将一行人带到灌府门前让他们等着，后赶紧跑到书房向灌老爷禀报情况。

这灌老爷如前所表，原名张孟，四旬开外，高大魁梧，须发黑密，其





弓马武艺乃是汉军翘楚，随颖阴侯灌婴围项王、讨黥布，身经百战，灌婴视为亲信，而他起自布衣，受此殊遇也甘愿为灌氏家臣，于是便改姓为灌以示图报，如今乃是颖阳县的首户，位比二千石，相当一个太守的俸秩。前番灌婴扫北，灌孟因病未随，近几日病愈，精神大好，才在家读书练武，稍得清闲。灌孟听罢二家丁的禀告，便骂道：“让你二人陪少爷玩耍，不许出门，你们怎么又出去给我惹事？”两个家丁也似一脸委屈道：“回老爷，那少爷非要出去找玩伴，我们也没办法，只好陪他出去。”灌孟道：“让那几个人到客厅见我。”两个家丁领命而去。

艄公、李氏进屋后垂手不语。李广、李蔡倒不害怕，只是好奇地四下张望，但见堂内正墙上挂一幅猛虎啸谷图，虎势欲出，怪石嶙峋，松骨遒劲；左联：英雄不问出处；右联：侠义自在人心。东墙置一厨书简，西墙悬一把长剑。

灌孟见来人都面相和善，风骨中正，不是奸猾之辈，心中已经明白几分。又见李广、李蔡双目炯炯，少年老成，气度不凡，心中十分喜爱，便问老艄公：“你们从何而来？”老艄公知道这是一方豪族，便十分恭敬地躬身施礼答道：“回老爷，我们从陇西而来。”灌孟一捋须髯疑惑道：“陇西距此千里，你们因何到此？”李夫人一看瞒着也没用不如说清楚求得谅解，于是答道：“启禀老爷，我母子三人被匈奴人追杀，无处可逃，幸得这位老人家搭救，才流落至此。”灌孟听有匈奴人祸害中原心中十分恼怒，本来自己要去北方与匈奴人作战，只因身体不适才错过杀敌机会，因此倍觉义愤填膺。又看看老艄公，见老艄公连连点头称是，灌孟便不怀疑李夫人所言，问过几人名姓，又叫人领灌夫进来。灌夫在两个家丁的陪同下进屋后一看见李广、李蔡在堂前站着，便要挣扎着寻李广打架，被父亲喝住，两个家丁也赶紧扯住。灌孟起身过来走到李广、李蔡身边伸手摸了一下二人骨架，心想这两个孩子是练武的好胚子，遂对李夫人道：“夫人莫怪，我这孩儿自幼丧母，哥哥又夭折，唉，我还真个不会管教，管狠了怕他吃不消，管松了又没用。如今我在家闲居便看着他习文练武。没想到一不留神，他便跑了出去。他在家中就是



坐不下来，常常出去惹是生非，因此我也一直发愁得很呢。”李夫人一见也不好说什么，便安慰道：“男孩子爱闹，长大些就好了。”灌孟道：“李夫人，老夫有一个想法不知当讲不当讲？”李夫人道：“老爷有话直说。”灌孟道：“老夫想，既然你们无家可归，老夫愿意收留你这两个孩子作为义子，与我这个不争气的孩子一起读书习武，将来好报效国家，不知您意下如何？”李夫人以为灌孟想让自己一家留下为奴而仅是假意客套，便道：“这可如何使得，我们本是逃难到此，命如蒿草，怎敢高攀？”灌孟道：“夫人切莫妄自菲薄，想俺灌孟当初也不过是个纤夫，后遇颖阴侯提携才有今日之尊。当年陈王向天下发问‘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至今振聋发聩，激励多少英雄奋起。因此老夫不信命，你们也不必信命，一切全凭自己。让孩子得文学武，长大后一切也都要靠他们自己。”李夫人见灌老爷意决，便道：“如此多谢老爷抬爱。”

李夫人命李广、李蔡跪向下向灌孟叩拜，称灌孟为义父。灌孟高兴地让李广、李蔡起来道：“这是你们的义兄叫灌夫，字仲孺。”又转脸对灌夫喝道：“灌夫，你还不见过两个义弟。”李夫人也推两个孩子向灌夫赔礼。李广、李蔡走上前来向灌夫鞠躬道：“大哥哥，对不起，是我们不好。”灌夫余怒未消地“哼”了一声，头一侧眼往上翻，根本不搭理二人。灌孟道：“你这孽子怎不懂人情礼貌？快快还礼！”

灌夫生气道：“我不喜欢这两个野小子，他们凭什么与我一起玩耍，若他们留下，我就天天打他们。”灌孟道：“住口，若是你打他们，爹爹便不饶你，他们也不会饶你。快给我滚下去。”家人便拉着灌夫出去。李夫人与老艄公都劝灌老爷莫生气。灌孟喘了口气问老艄公道：“老人家可愿在本府做事？”老艄公道：“不，不，我家中还有一老伴，数月不见说不定急得要死啦，既然老爷将他们安顿好了，老朽也就该回乡啦。”灌孟道：“好吧，既然您不愿留下，老夫就不勉强，来人，给老人家五十两银子，算作路费。”老艄公谢过灌孟后与李夫人及李广、李蔡道别。李广、李蔡双眼淌泪与老艄公依依不舍。李夫人让李广、李蔡向老艄公磕头谢过救命之恩并嘱咐老艄公道：“望老人家回乡之后照料一



下我们家中,有机会一定会回家谢过。”老艄公答应之后与众人揖别。

李夫人带孩子安置房舍,自此便在灌家居住,虽然不如自家自在,但为了孩子长大,吃些苦头不算什么,因此拼命干活,生怕灌老爷及其家里人说出个闲话。这正是:

寡母孤儿任飘蓬,鼻息篱下且偷生。

慈心严教谨度日,不为功名为长成。

李广、李蔡与灌夫慢慢混熟,三个孩子除了学文习武,便一起在院内玩耍。这一日灌老爷在书房里喝茶养神听得三个孩子在院子里玩,心里高兴,因灌夫逐渐懂得礼让人,懂得尊重人,懂得与人交际;而且可以看出李广、李蔡两个孩子都是可造之才,定会成为自己部曲军中的猛将;自己之所以能在汉军中立足受宠全赖了自己拥有一支忠勇善战的部曲,这两千人马将来都要交与且要早点交与灌夫,那么李广与李蔡也都会成为灌夫的左膀右臂,生死弟兄,这也就是自己为什么坚决要认二人为义子的初衷。灌孟一面盘算着如何扩编军队,如何令三个孩子迅速成长为战将,一面听灌夫与李蔡在窗底下藏着玩耍。灌夫问李蔡:“你怎么跑来啦?”李蔡道:“老先生这么久都不回来,我闷得慌就来找你玩来啦。”二人嘻嘻窃笑。灌孟却气得从席上蹦了起来,推开窗吼道:“你们竟敢偷懒,想找打么?”灌夫吓得不敢出声,李蔡倒是机灵,呆愣了一下,后仰着头道:“回义父,今天先生又教了一首‘野有死鹿,白茅苞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让我们背诵,我们早就背过啦,可我们总学这些个东西也太无趣啦。”灌孟低头一想也真是的,老让孩子们学这些个烂七八糟的东西有什么用,便道:“哼,以后别学这些个歪诗啦,还是我教你们练武射箭吧。”两个孩子立刻转忧为喜,蹦了起来,高兴地连连嚷道:“走,快叫李广去。”

待灌孟从屋内出来,李广等人也跑了过来,与灌孟一起去侧院的练功场。这个院落十分宽阔幽静,内置十八般兵器及五六个石锁、箭靶等物件。灌孟边从架子上摘下一张弓,边道:“你们也拿下弓来先拉一拉,看看能不能拉得动。”李广勉强能拉开一张弓,李蔡、灌夫躺在地上



用脚和手使劲撑开弓弦。灌孟道：“你们不要以为学武好玩，学武不费力。哼，其实学什么都不容易。”然后灌孟一边示范一边教导：“你们拉弓不要用手指捏着弓弦，而应用右手的拇指压住食指，这样才能用更大的力气将弓拉开。先跟我学站着拉弓，等站累了再单腿跪下拉弓，然后是歇步拉弓……”三个孩子跟着灌孟一一做着。李广问：“义父，我是不是也可以用右手瞄准左手拉弓弦？”灌孟一愣道：“你是左撇子吗？”李广道：“不是，可我想要是左右都能拉弓岂不也是很好？”灌孟道：“当然，如果你能练得一般纯熟那固然是好，可老夫一直也未这么练过。”灌孟又道：“你们要认真练，不要觉得枯燥，待练得手、眼、身、法、步都协调了，力气也就自然长上了，然后再练得箭随意动，不差分毫，那才是神射呢。”灌夫道：“父亲，光练箭干什么，您还是教我武艺吧，也好打架不吃亏呀。”李广、李蔡一阵嬉笑。灌孟看着憨儿子心里也很喜欢，便耐心道：“你们不但要练射箭，还要练武艺，长拳短打，马上步下，样样都得精通。你们看吧，练好过人本领，很快就会有用途。”

第二回

离慈母二子赴侯门 猎蓝田李广得大黄

时光荏苒，转眼已是汉文帝四年冬十二月，经过一年多的文武兼习，李广、李蔡、灌夫长高了不少，已经能读书认字、舞枪弄棒。这一日灌孟与李氏在演武场上看几名武师在教三个孩子练武。灌孟道：“李夫人，眼看要过年啦，老夫以为这几个孩子都有长进，不信您就看看。”李夫人道：“老爷，这一年多的时间，您在孩子身上花了许多心血，他们自然不会辜负您的，妾身不懂文武也不必看了。”灌孟一摇头道：“嗯，您看一看肯定会更高兴。”说罢一招手道：“孩子们，先停下，老夫要考一考你们的骑射。”三个孩子赶紧跑过来给二位老人施礼，见有家丁拿弓箭牵过三匹马来，便高兴地接过弓跨上箭囊，然后上马飞跑而去，吓得李氏直喊“慢些，别摔下来——”灌孟自是抚须不语。三人依次将马趟开，灌夫张弓搭箭射中靶标，三箭三中，众人齐声喝彩；李蔡也射中三靶，众人也叫好，但喝彩声自然不甚热烈；待到李广射时，李广前两箭射中靶芯，众人叫好声顿起，待射第三靶时，马疾如飞，已错过箭靶，李广却抽出两支箭侧后仰身，抬手一射，两箭竟齐中靶芯。众人无不叫绝，灌孟也惊得直击掌，对李氏道：“李广这孩子天生就是个神射。”李氏手一直捂着胸口，怕李广等人掉下马来，此时见他们都放缓了马步跑过来，心中才舒了一口气道：“什么神射不神射，没摔着就好。”心中自然也是十分欢喜。

众人正在高兴之际，忽有家丁来报：“报老爷，大事不好，丞相病薨



了。”灌孟脑子“嗡”的一声，一把抓住家丁瞪着眼道：“你说什么？”家丁吓得半晌没出声。灌孟此时也清醒了过来，他知道灌婴自扫北之后荣升丞相之职不久，便染病在家，本以为丞相身体强壮应无大碍，不想竟一时病逝。未等家丁再重复完话，灌孟失声痛哭，那是真心悲痛，想灌婴待自己如子，而且靠山已失今后自己的部曲怎么办，在军中如何作为都是个问题，因此百感交集，怎能不失声痛哭？众人纷纷相劝，将灌孟劝到屋中席地坐下，灌孟擦了擦眼泪叹气自语道：“这个年是没法过了。”正想心事时，那个家丁又怯怯地道：“老……老爷，新颖阴侯有书信，请……请您到侯府主持家务。”灌孟这个气就不打一处来，喝道：“你他娘的怎不早说？”那家丁吞吐道：“您……您……小的……小的没来得及……”灌孟展开书简观瞧，见是灌婴之子灌何亲笔，无非是告知丧事，催促速归等语。

灌孟叹了口气对李氏道：“李夫人，看来老夫是必须要去京师了，这一去就不知归期啊，也许一年半载，也许十年八年，也许遥遥无期……”李夫人道：“老爷自去便是，妾身自会尽力照料孩子。”灌孟摇头道：“不，不，老夫想把小儿及你的两个孩子都带走，培养成有用之才，日后好报效国家。”李夫人心中不太乐意，但也觉没什么不放心的，便沉吟道：“但凭老爷吩咐。”“嗯！”灌孟道，“家中之事烦请李夫人代劳。”然后又转向家丁们道：“有哪个敢不听话，待我回来后收拾他。”众人忙道：“老爷放心去，小的怎敢胡为。”灌孟问李广、李蔡道：“你二人可愿意跟我去长安住么？”李广看了看母亲没说话。李蔡道：“愿意，听说长安可好了呢，皇上还住在那儿呢。”李广见母亲点了头才说：“愿意。”

第二日收拾停当，灌孟带着三个孩子及十几名家丁出府。李氏送子到门外，见儿欲去，忍不住泪水汨汨直流，心想两个孩子自幼丧父，遭受惊吓，颠沛流离，好不容易碰到好人家才算安稳了一年，如今又要远行，他们是否会想娘，是否会受委屈，受了委屈是否会哭……怎不令做母亲的心悲欲摧？有一次梦见自己喂养的两个小猪在寒风冰雪中无食无窝，却无可奈何，急得夜半惊醒，那两个小猪分明是自己的两个孩子



呀。李广、李蔡知道即将远行也扑进母亲的怀中不忍撒手，哽咽不止。他们想不到今后遇到的艰难，而是难离母亲那温柔的胸怀，慈祥的笑脸。其实无论世道多么艰难，只要母亲在，内心就倍感踏实，其他一切都不足挂牵。灌夫撅着小嘴让父亲拉着手看上去也很难过。此时灌孟道：“好啦，都不要难过啦，我们会再来的，很快会再来的。”李氏推开李广、李蔡，让他们上车去。二人依依不舍与灌夫蹬上一部车。灌孟走到前头也上了车与李氏挥手作别。车夫一声吆喝，马匹扬蹄而去。李氏直到看不见一行人的踪影才转身回到灌府门内。

腊月的中原大地大雪纷飞，远望处山舞银蛇，林披棉絮；车队后车轮翻雪，辙迹蜿蜒过野。灌孟催促马夫快马加鞭；后面的车里面李广、李蔡、灌夫三个孩子互相捅着玩笑。一路上晓行夜宿，不觉月余后进了长安城中。

长安城内的颍阴侯府朱门红柱，高阔巍峨，栏杆台阶皆是大理石砌成，门口两头朝天吼威猛欲出。军兵们见有车队停下刚要问话，看到灌孟从车内下来，忙躬身施礼问候。灌孟也忙还礼问候。一行人在军兵的带领下穿门过院来到客厅前，见颍阴侯灌何已步出厅前等候。那灌何年近四十，身材高大，面孔白润，颌下一缕黑黑的胡须，双目炯炯有神，身穿藏蓝棉袍，腰束青绸条带，玉珮搭扣，白绸束发，银簪别住，一派儒将风度。灌孟忙甩开斗篷扑身欲跪，被灌何拦住。待起身时灌孟已痛哭流涕，道：“侯爷，臣来晚了，未得见丞相一面。”灌何道：“灌将军不必过于难过，你来了就好。”此时灌何的儿子灌强、女儿灌玉来到院中。灌强五六岁光景，灌玉四五岁模样。他们见有人来便走到近前。灌孟赶紧抱拳施礼道：“少爷好，小姐好。”二人也道：“您好。”见李广等三个小孩与自己年纪相仿便问：“这是谁呀？”灌孟道：“来来，我给忘了介绍。”忙让三个孩子过来见过侯爷、少爷、小姐。灌强问父亲道：“我们可以和他们一起玩吗？”灌何道：“当然，你们去吧。”灌夫见父亲点头同意也和李广、李蔡一起同灌强、灌玉出门玩耍不提。灌何将灌孟让入客厅后分宾主落座，有家丁看上茶来。灌何道：“灌将军，我早盼着你来